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十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戰國策卷九

宋 鮑彪 注

燕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 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 衍李兌二字 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疑蘇秦則

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南有呼沲易水出涿故安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

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係）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近齊趙齊趙强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

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

仇令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

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也好內而霸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

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

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虚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衍字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説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甲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

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曰三字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

飡詩注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芘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

足下不踰（衍字）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

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妾之也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字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而畧

王噲易王子元年

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令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

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强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喪見伐之怨身自削甲札札鞢也甲之革縁如之妻自組甲絣絣綿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

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稸積散稸積亦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民憔悴士罷散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

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盡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

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燕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視反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衍字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喻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

事畢矣封亦令王顧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公子之終也無功者爭之職也

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令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

行具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甲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魏韓趙也

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甲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唯不惡補甲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倅同出士以戍韓梁

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令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令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虎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王下同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衍字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

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

（自休）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

元作恐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菑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

燕謀齊故欲因屬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屬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

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之宋宋善待之

昭王噲子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也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

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斟注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汙）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

黽池効河間以事秦令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距亦距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

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入之性禀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甲甚盖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甲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横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

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宫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客即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

王説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鄰國爲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孫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也屈指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

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
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廝役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呴籍叱咄呴呵籍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
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
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
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

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記無之令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宫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

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無它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唯人之誼也欲無興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

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之之舉攻不義令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厠也當作屏匽露厠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

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强

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强)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吴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

為功爭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容秦秦挾賓容以待破挾如挾貴長之挾秦挾賓容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

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先於天下信之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革履也當作躧令王之不收燕趙則

齊覇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

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

王噲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令在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

閔王出走代傳有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人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

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耶煩涴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

失也上上地燕盖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别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矜矛柄戟盖為矜施戟砥杂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

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間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得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令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

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予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跲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

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沇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獘而不售獘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

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訑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盖用人可也處已則否

蘇代謂元作爲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

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己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

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命說奉陽名曰必不反韓珉令名之矣言故反前必下類此不任蘇子以事令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合燕令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令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無厲令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

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令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逃不足以為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可因而効已不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

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勸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亦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補）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子相（子謂讙）又不子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

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吴果與栢伯元作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令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二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不傳書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刦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戴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

稱以為好補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卿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得燕元作趙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菑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元作聞間猶伺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令人代令之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它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之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

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令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

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縻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譖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

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鄮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也重猶難也留謂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衍字王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

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令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令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茍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棊專元作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茍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昭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為此者況它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

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廿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菑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积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王

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元作枳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

之口徐注紀年曰款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少曲致藺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地缺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注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刼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

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喻易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恐岸亭在潁韓注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高商之戰（史書不）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

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之下有缺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横之成天幸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徐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

患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而無元作先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文惠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强吳之

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西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蠯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啄（箝籋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

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刼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

樂毅乘（元作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郤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發自魏往見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卿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

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

名故鼎反乎歷室 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齊器設於寧臺 燕臺 薊丘之植 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 植於汶篁 汶水出太山萊蕪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 頓猶墜 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 蚤知先見也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

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能預順之施及萌隸萌眠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

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

令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刳判也夫欲得之君不可説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

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徵出明怨言閒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

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望之令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

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

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弃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疏遠之臣可耳）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

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閒量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恨諫伐趙其於閒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閒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雄文也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逆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

趙令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合趙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國敗不能報而勝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兼有之燕趙同力

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請太子入息巳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惛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

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沉猶深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字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不敢背之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

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令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願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趍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僂致敬貌禮一日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命而僂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跡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

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盡納虜王安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

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如有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

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行字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

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注引此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

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胷揕刺也知鴆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元作悟視忤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

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祭行）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忼慷怒得志也）忼慷（壯士不）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賔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賔容之禮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階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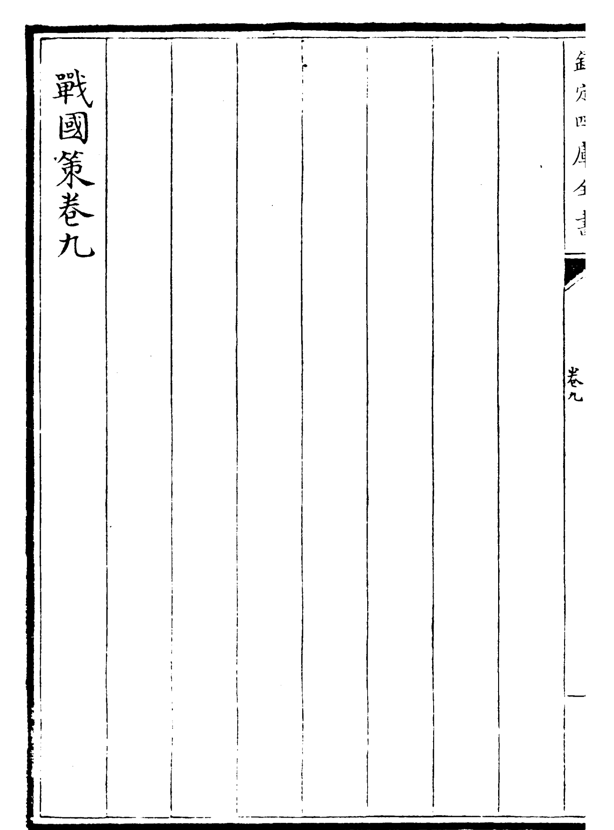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摻其室摻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扣室劍鞘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

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提擿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注字也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如箕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

不中而死刺客傳有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悲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特匕首之所可待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畜謀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滿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六 子部

戰國策卷十

宋 鮑彪 注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

公輸般魯之巧人為楚設機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藉猶因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

公為雲梯梯之高上切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則惠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車有雕飾者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豎使之衣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鮒魚之小

者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大小凡五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元作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馬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

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犀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故次之此）

謂大尹宋卿曰君日長矣君宋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講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資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已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齊別成宣同時知非閒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烈王七年壬子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

為君偃而君偃弑立恐鄰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

君偃 辟公子剔成君弟弑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宋衍康字下同王之時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有雀生鷏集韻音敗今江東呼鵂鶹為鵋鶀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盖言遯也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沛國公丘縣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為無顏之冠冠下覆額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濮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十一景王三十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盖鑒之幸者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

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黄過衛使人謂衛君此策以南文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曽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黄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已言已下黄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黄

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黄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黄城則功大名美内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上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之臣惡臨議其事議謂譖短之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不營為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黄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黄城師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騊駼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説羣

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

之乃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算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二年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猶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害元作魏秦王

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元作並溢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

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趍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令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趍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沒於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諸人為之行狡獪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盖賢者也)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鈌亦贖也)請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與)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使之一如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

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所體皆得言食用者緤錯挐薄也二臣名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以君令相公子補期子嗣君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冨衛稱之貶矣盖諫者之言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云然失之早也）

凡九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

中山君（史不書不名謚）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

子期中山人後為楚昭卿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下以與之飡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戎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君死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指物辭猶在也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残中山（残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残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為之求為殉國之法也）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王即秦

也七年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耳不求為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

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為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齊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

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令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令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强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

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謂背約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閔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

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

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彪謂張登臆則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捭闔風氣而文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

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

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

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眥骨偃月額角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

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耳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駮異也然則此書之

作亦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却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疵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

與賢者並民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凡九章

戰國策卷十

謹案卷九第一頁前五行及渤海之安案漢書地理志渤海郡有安次文安二縣無安縣此安字上下有脫文

第三頁前八行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刋本請訛謂據吳師道本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買其骨五百金刋本骨訛首據吳師道本改

卷十第四頁後三行注景王三十年丁卯今按春秋

景王元年庚申在位止二十五年丁卯乃共十一年也注云三十誤

第八頁前六行允蹈之者與刊本之字下衍矣字據吳本刪

第十三頁後七行因告燕趙而不往刊本此句下複衍燕趙而不往五字據吳本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黃佑